



国防纪事

“勾跃动作要迅速,身体重心贴近绳子。我们女兵力量没有男兵强,要多注意掌握技巧。”仲春,攀登训练场,北部战区陆军某旅下士班长王艺霏正认真为女兵讲解动作要领。另一边的400米障碍训练场,下士孙光磊正组织队员进行障碍训练。

休息时,孙光磊为王艺霏竖起大拇指,王艺霏随即用战术手语回复“收到”。王艺霏和孙光磊是一对特种兵夫妻。彼此关注、共同成长,一个简单的手势就是两人之间爱的表达。

—

2018年,王艺霏新兵下连后分到特战专业,成为一名女子特战队员。与女兵排一墙之隔的连队,正是该旅突击队,孙光磊是出了名的“硬骨头”。

两人相识于2021年春天的学员苗子集训。跑道上,值班员孙光磊一边向长跑较弱的王艺霏传授经验,一边加油鼓劲儿:“迈开步子,调整呼吸,再坚持一下,就快到了!”

“旅里突击队员能完成的任务,女子特战队员一样可以完成!”从刻意放慢的步伐中,王艺霏看出孙光磊的迁就,更激发了她不服输的劲头。此后,孙光磊练长跑,王艺霏拼命地跟在后面,实在跟不上时就让孙光磊拿背包绳拉着自己跑。每次跑完,即便在操场边呕吐不止,王艺霏也没有喊过一句苦、叫过一声累。

“11分40秒!”在最终的3公里考核中,王艺霏跑出优异成绩。那天,金色的阳光照射在王艺霏布满汗水的笑脸上,晶莹的汗珠闪烁着耀眼的光芒。这个性格坚韧、永不服输的姑娘,给孙光磊留下



世相一笔

小小的驻地,辽阔的边疆。春,总是姗姗来迟。春风、春光、春花,这是战友们眼中春天应有的样子。可他觉得还缺一样儿——没有风筝的春天是不完美的。上个月,一场军营风筝会上,他和战友们将亲手制作的风筝用手高高扬起,奔跑在宽阔的训练场上。放起风筝,心中也像放出了惬意春光。那些风筝忽高忽低、时远时近,像春天的音符。空中出现一片时而追逐、时而碰撞的五彩斑斓。“军中花木兰”风筝、“雄鹰”风筝、“铁拳”风筝,还有他制作的一个“月亮”风筝,如一片片美好与希望,浩浩荡荡飞向高高的天空。

“战士训练忙中闲,趁有春风放纸鸢。”这是他身边的指导员即兴吟出的打油诗。

“满天风筝飞,时光不停追。”这是女兵们哼的歌谣。



军旅点滴

暮春时节,我从郑州坐火车到嘉峪关,夜宿酒泉,次日换乘大巴一路向北而行,直抵戈壁滩深处。内地早已草长莺飞,沿途映入眼帘的依然是一片苍凉。简易公路凹凸不平,如灰蟒蛇一般延伸向远方。望不到尽头的大漠,除了飞沙砾石,难见一丛绿色。长途跋涉,昏昏欲睡中被颠簸醒,我发现前方似有村舍笼罩在雾霭中。近前仔细观望,刚冒出新芽的树木掩映着一座红墙军营,让我这个老兵瞬间有一种回娘家的亲切感。

那是我从新疆战场伤退多年之后,赴原空军某基地出差,再次感受火热的军营生活。清晨,尽管旅途劳顿、身体疲惫,耳听熟悉的军号,我快速起床,欣然行走于营区。围墙内一方池塘,刚刚解冻的春水被晨风吹皱,波纹下居然有鱼游动。塘边垂柳依依,鹅黄的柳丝倒映水中,极富诗情画

特种兵的爱情

■向 勇 马一博 陆宇豪

深刻印象。

两人所在连队仅一墙之隔,常常共用一个训练场。手雷投准课目,要求在20米外准确地将手雷投进2米高的窗口中,王艺霏和一些战友怎么练都没投不进。作为班长,王艺霏心急如火。看到训练场上闪过一个熟悉的面孔——前段时间指导自己的孙光磊,她眼前一亮,感觉找到了救星。

撒步、引弹、转体、挥臂、扣腕……孙光磊逐点分段教学,王艺霏带着女兵在一旁认真模仿学习。她和孙光磊反复研究发现,女兵投不进主要因为力量不足,导致扣腕动作变形。

找到原因,王艺霏带领全班每天用弹力带拉着手腕练挥臂、扣腕,泡在健身房练力量。最终,她们在考核中取得良好以上成绩。

二

总有一场相遇是互相喜欢、互相欣赏。特种兵是在汗水浸泡中成长起来的,王艺霏和孙光磊的爱情之花,也在汗水浇灌下绽放。

2021年5月1日,孙光磊鼓起勇气对王艺霏表白。“再等等吧!”没等孙光磊说完,王艺霏就岔开了话题。她对孙光磊虽有好感,却担心这段感情会影响两人工作。

那时,王艺霏因空降训练出色,从众多跳伞员中脱颖而出,成为翼伞集训骨干。

全兵有句老话:三肿三消,才上云霄。为锻炼落地动作和腿部承受力,近两米高的离机平台,王艺霏每天要跳几十次,巨大的冲击力让她的脚踝和小腿肿胀难消。白天反复练习离机动作,晚上加班组织叠伞,高负荷的训练让王艺霏一个月内瘦了6斤。

实跳当天,王艺霏背着亲手折叠的伞包,勇敢地走上直升机。“准备……跳、

跳!”随着投放员的口令,三步离机,默数秒数,一朵红白相间的伞花凌空绽放。星光不负赶路人,通过两个多月的训练,王艺霏终于完成实跳,成为集团军女兵翼伞实跳第一人。

闪亮的伞徽别在胸前,王艺霏听到了一个坏消息。她参加伞训期间,孙光磊右腿膝盖受伤,被诊断为韧带断裂。手术后,看着被绷带紧紧包裹的膝盖,孙光磊眼里失去往日的光芒。“这样一条腿,还能让我实现特战精兵的梦想吗?”躺在病床上,他开始质疑自己。

康复过程异常艰难。长时间卧床,让孙光磊的右腿明显细了一圈。看着眼神暗淡、嘴角布满胡子茬儿的孙光磊,王艺霏莫名心疼:“咱们特种兵就是要完成各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,以后的康复训练我陪着你!”

休息时间,王艺霏陪孙光磊进行康复训练。蛙跳、负重深蹲、弹力带踢腿,僵硬的韧带每一次拉伸都会钻心地痛,汗水顺着孙光磊苍白的脸颊不住流淌。在王艺霏面前,孙光磊下定决心,要消除身上的“锈迹”,重新成为与这朵“特战玫瑰”齐头并进的“尖刀利刃”。

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,看着坚毅上进的孙光磊,王艺霏从心底接受了他。

三

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,特种兵亦有独属的浪漫。没有花前月下,演练场的风沙、空降场的气流、海训场的浪花见证了王艺霏和孙光磊携手并进的爱情。

2022年5月,旅里组织空降实跳。王艺霏有丰富的空降经验,孙光磊只跳过最基础的圆伞伞型。“艺霏,今年我想取得突破,参加携装跳伞。”孙光磊的决定得到王艺霏全力支持。

携装跳伞,除吊挂背囊外,身上的装

备重量超过20斤。5米每秒的下降速度,巨大的冲击力让人难以承受,更何况孙光磊的腿受过伤。

为了让孙光磊实现梦想,作为伞降教员,王艺霏利用空余时间给他“开小灶”。从理论到实践,从跳平台、跳垫子、跳吊环到叠伞、穿伞、收伞,王艺霏仔细讲,孙光磊认真听。战友常常开玩笑:“商场两人没去过几次,训练场却天天不落。”不到一个月,孙光磊成功实现从地面苦练到空中精跳的完美过渡。

伞训刚刚结束,没有休息调整,他们一同迎接海训的严格挑战。

刚开始训练,冰冷海水就给王艺霏来了一个下马威,呛得她睁不开眼,嘴里又苦又咸又涩。王艺霏十分沮丧,一个人在角落里悄悄流眼泪。这时,海训骨干孙光磊站了出来。

王艺霏动作不标准,孙光磊泡在海水里手把手纠正动作。王艺霏不敢到深水区,孙光磊“狠心相逼”陪游到深水区。海水混合着泪水,对王艺霏来说是那么咸涩……

每当王艺霏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帐篷,总会看到孙光磊精心准备的午餐。“训练严格,体贴入微。”王艺霏这样总结孙光磊表达爱的方式。经过不断努力与尝试,王艺霏一路披荆斩棘,最终代表女兵参加万米游泳比武,取得3小时50分的成绩,成为海陆空特战技能全面精通的三栖尖兵。

今年1月,王艺霏和孙光磊登记结婚。

爱情应有的样子是什么?有人说,是时刻陪伴的一日三餐、四季冷暖。王艺霏和孙光磊的爱情是演练来不及说再见,是执行任务而错过的约定;是海训场上的一份午餐,是依偎窗前的一句晚安。他们的爱情是共同成长的不竭源泉,是“根,紧握在地下;叶,相触在云里”的浪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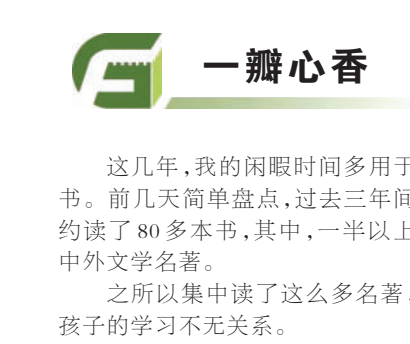
筝为他带来始料未及的惊喜。他就是从那时开始懂得,军人的家人那样深切地期盼着团圆的时刻,也那样坦然地面对分别……

长大后,他的人生列车拐进军旅轨道。记得去年在大漠戈壁执行任务,风卷狂沙。荒漠渐渐黑暗下来,转而泛起米黄色。啊,是月亮!大漠尽头,沙尘渐退,月亮正明晃晃地升起,像一只银灿灿、圆溜溜的风筝。

天上的月亮,那样远,那样圆。他借着月光读着千里外寄来的家书,那样聚精会神。月光洒在纸面,不知不觉,他的眼眶越来越模糊。“儿子,虽然你不能回家,但你现在在守护祖国的疆土,爸妈都理解、支持你……”“理解、支持你”,他情不自禁念了两遍。

他觉得,自己是飘飞的风筝,不管飞多远,线始终攥在母亲手中。

手掌抚摩着信上的月光,他觉得,月亮是大地放的风筝,守望着地面的一切。身在战位的自己,何尝不是祖国母亲的风筝?



一瓣心香

这几年,我的闲暇时间多用于读书。前几天简单盘点,过去三年间大约读了80多本书,其中,一半以上是中外文学名著。

之所以集中读了这么多名著,和孩子的学习不无关系。

孩子入读中学后,语文老师每学期都会开列一份名著书目,要求学生配合教学进行阅读。于是,从四大古典名著到“鲁郭茅巴老曹”等近现代文化巨擘的皇皇大作,再到当代一些名家名作,不时被我们从书店或网上一本本地购入。此外,还有一些享誉世界的外国文学名著,如塞万提斯的《堂吉珂德》、夏洛蒂·勃朗特的《简·爱》、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、托尔斯泰的《复活》,等等,也渐次进入了家中书架。将这些名著搬回家后,看着封面上如雷贯耳的书名和作家的大名,我不禁有些汗颜。以前上学时,整天只知埋首于课本应对考试,不敢也不愿拿出太多时间去读这些“闲书”。当然,有些名著的节选早已进了书本进了课堂,还有些名著在同学间悄悄传阅过,不能说一点不了解;但未能完整或者细致阅读,确是毋庸置疑的事实。走出校门工作后,冗务缠身,每天疲于奔波,很难静下心来读书。如此说来,作为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人,自己对不少中外名著——人类社会一道道养分丰盈的精神食粮,竟未好好品味过。不得不说,这是一件既让人惭愧又倍感遗憾的事情。

现在,当这些名著摆在面前的时候,我自然萌生了强烈的阅读冲动。除了带有消减愧疚、弥补遗憾的心态,还有两个原因。一是这两年社交活动少了,读读书不仅能让生活充实些,更能抚慰焦虑、困倦的心灵。另一个原因说来有些尴尬,却也是真实想法——孩子都要读名著了,做家长的却对这些书不熟悉,对孩子阅读时提出的问题“语焉不详”,岂不太失面子?所以,哪怕是现学现卖,也要抓紧去读。

带着这些想法,这几年我和孩子一起读了多部名著。所谓“一起”,当然并非同时读一本书,而是在同一个阶段各自完成阅读。每天傍晚散步,我便躲入书房,神游于这些作品中。从个人的阅读体验看,我将这些名著粗略地分为两大类,一类通俗易读,引人入胜,即便是砖块似的大部头,也能一目十行、酣畅淋漓地读下



和孩子一起读名著

■刘 坪

去;另一类则行文艰涩,情节繁复,读起来并不轻松。无论如何,每部名著都有其绚丽的精神底色。阅读过程中,我常常觉得自己仿佛走入了一个独特而玄妙的世界,神色为之变幻,心绪为之起伏,情感为之跌宕。我想,这正是名著的魅力所在。

阅读之余,我还会在饭桌上或者休息时间,主动和孩子围绕一些名著的情节架构、人物描写或读后感受进行讨论交流。有时我爱人也会加入进来,一家三口便开启家庭读书会。我喜欢这种热火朝天的交流,当然不是为了现学现卖,而是发自内心的想引导孩子在青春年少时就爱上阅读,用心品读名著,让那些闪着光芒的文字滋养精神世界,照亮人生前行的道路。

半封家书（外一首）

■李恒昌

天下最美的词句
不曾写在羊皮纸上
不曾刻在石碑之上
写在了血脉涌动的亲情里
如微波荡漾的河水
缓缓流向爱的故乡
谁读过这破旧的纸张
谁接过他手中的笔和枪
奔向辽阔的战场

沂蒙小车

“吱呀吱呀”的独轮小木车
从沂蒙山下
快要倒塌的院子里推出
跟随长长的车队
沿着羊肠小道

一路向南
从山脚走向大路
从黑夜走向黎明

车上装的是识字班做好的布鞋
很沉很沉
寒风刺骨
推车人的脊背上不停渗出汗珠
一想到前方
他的心里总是暖乎乎的
一刻也不肯停止脚步
从家乡走到他乡
从寂静走近炮火



短笛新韵



山 魂（油画）

朱志斌作

戈壁滩上那丛绿荫

■睢建民

意。一回首,我被一棵歪腰榆树吸引。枝条上缀满灯笼串一般的榆钱蕊,绿莹莹含苞待放。这是中原大地适生的乔木。我出生在豫东农村,童年吃榆钱饭长大,那情景就跟歌词里描述的一样:“东家姐,西家娃,采回了榆钱过家家……”妈妈要做饭,让我去采它……”因此,我对榆钱情有独钟。

我站立榆树下,几欲伸手,想将一串嫩绿的榆钱品尝,最终理智阻止了馋欲。陪同的炊事班长跟我是同乡,在这座军营服役16年。他向我介绍了这棵榆树的来历。

老一辈基地人从中原探亲归队,带回来一小包干榆钱籽,埋进营区的盐碱窝,精心浇灌淡水,终于生长出几株嫩苗苗。贫瘠的戈壁滩滋生,如刀子一般挟裹砂石的狂风,瞬间能把树根拔出来。地表层白花花盐卤,让外来的树苗大多枯萎,最后奇迹般成活了这一棵,树身还是歪斜的。当年,有个新兵在绿化区锄草,觉得歪脖子榆树影响美观,要拿铁锹铲掉,被基地老首长撞见,挨了一顿批评。首长在大会上动情地说,内地的榆树苗能在戈壁

滩生长起来,说明它具有顽强的适应能力,就像基地的军人一样,从天涯海北聚集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,扎根边疆献身国防。由此,基地人归乡探亲捎带回来江南的垂柳、东北的雪松,还有那些不知名的耐寒乔木,被移栽进营区,与戈壁滩的胡杨和红柳并肩、手牵手融为一体,撑起一方绿荫,抵御风沙雨雪。

夜幕降临,我独自走出招待所。从“郑州路”穿过“南京路”“上海路”,绕道“长春路”,驻足在一方方路牌下,我不禁浮想联翩。当初,基地一片荒凉,官兵们顶风沙、冒严寒,披荆斩棘搞营建,挥汗如雨拓外场。眼前这纵横交错的地标,是老一代基地人奋斗的缩影,蕴藏着祖国四面八方从军将士的殷殷深情。

我在基地住了半月,营区的树木渐渐返青吐翠。办完公事乘机离开时,我回望茫茫戈壁滩上那丛绿荫,苏轼的词句萦绕脑际:“会挽雕弓如满月,西北望,射天狼。”一茬茬忠诚卫士把青春热血留在营区,迎来生机盎然的春天。